

泰國古今史

崇化
編著

保 留 版 權

佛曆二五二五年三月初版
一，〇〇〇本定價每本一百銖

編著者：棠 花

出版者：泰華文協泰國研究組

發行者：黃 賢

印刷者：泰威信印刷有限公司
泰京三角路瑞林園後
電話二二一〇二一九

編

著

者

序

我由佛曆二四七四年，弱冠時開始進入泰華報界服務，垂今恰滿五十年，在這五十年頭，我追憶起來，這五十度歲月，煞有意義，在這悠長歲月中，我不斷研究泰國歷史，以所獲成果，編著此部泰國古今史，留作掛淪陰的亮痕。

在我服務泰華報界五十年當中，出版了中泰文著作共約三十部，由暹羅國志開端而至泰華大辭典，就中仍以這一部泰國古今史為最滿意，因泰國古今史的連貫性與系統性，尙無泰文或任何國文字創作過，我還希望若能力尙許可的話，還要以泰文寫這同樣的著作。

我半生服務泰華文化界，還是一貧如洗，所以每次出版著作，都蒙僑社愛好文化人士的愛護賚以資助，這次也無例外，茲謹向各贊助人曷誠致其謝忱。

佛曆二五二五年二月萬佛節

棠花謹啓

泰國古今史出版贊助人芳名

▲一萬銖與五千銖者：

鄭午樓博士，陳弼臣銀行長，李木川銀行長，黃繼蘆社長，王德河先生。

▲二千銖及一千銖者：

李建南，陳榮煊，盧楚高，蘇古，陳廣深，蔡棲虹，李之綿，王捷枝，金崇儒，林渭濱，楊海泉，胡玉麟，馬少銘，陳長光，胡隆城，羅匡寰，乃屏，羅舜盛。

▲一千銖及以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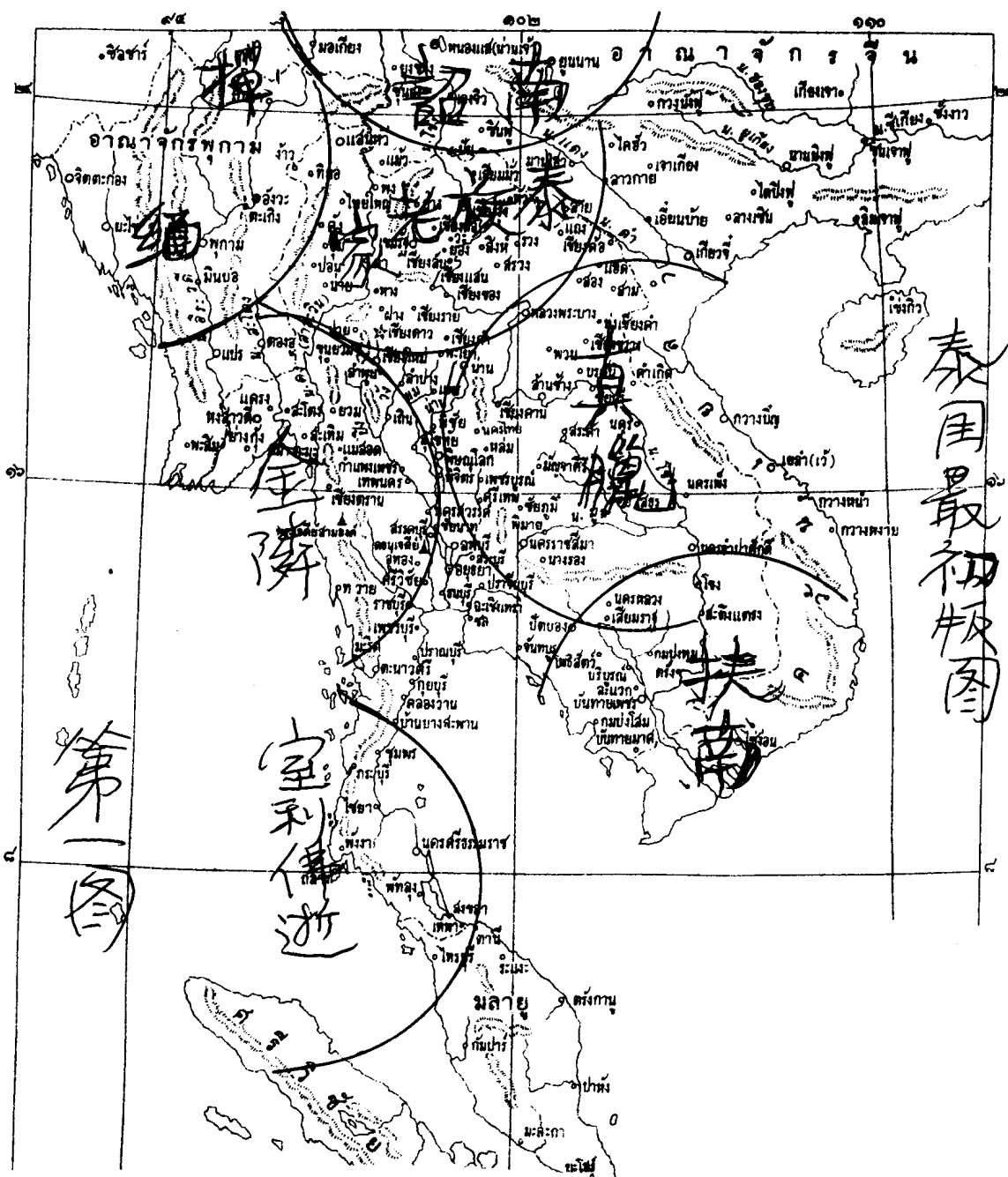
普淨上師，丁家駿，田偉民，熊逸夫，周公禮，周鑑梅，劉典福，張木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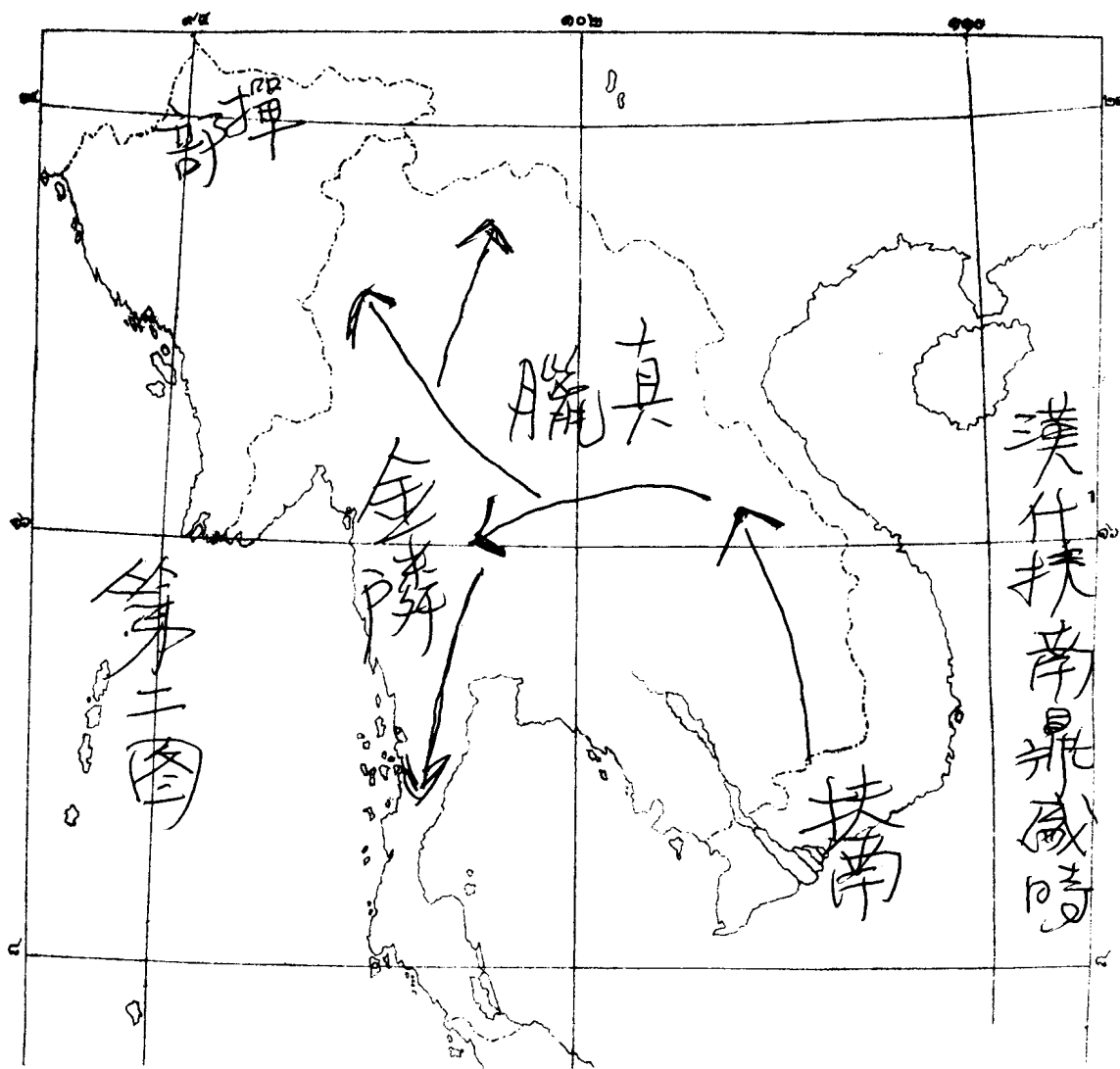
本書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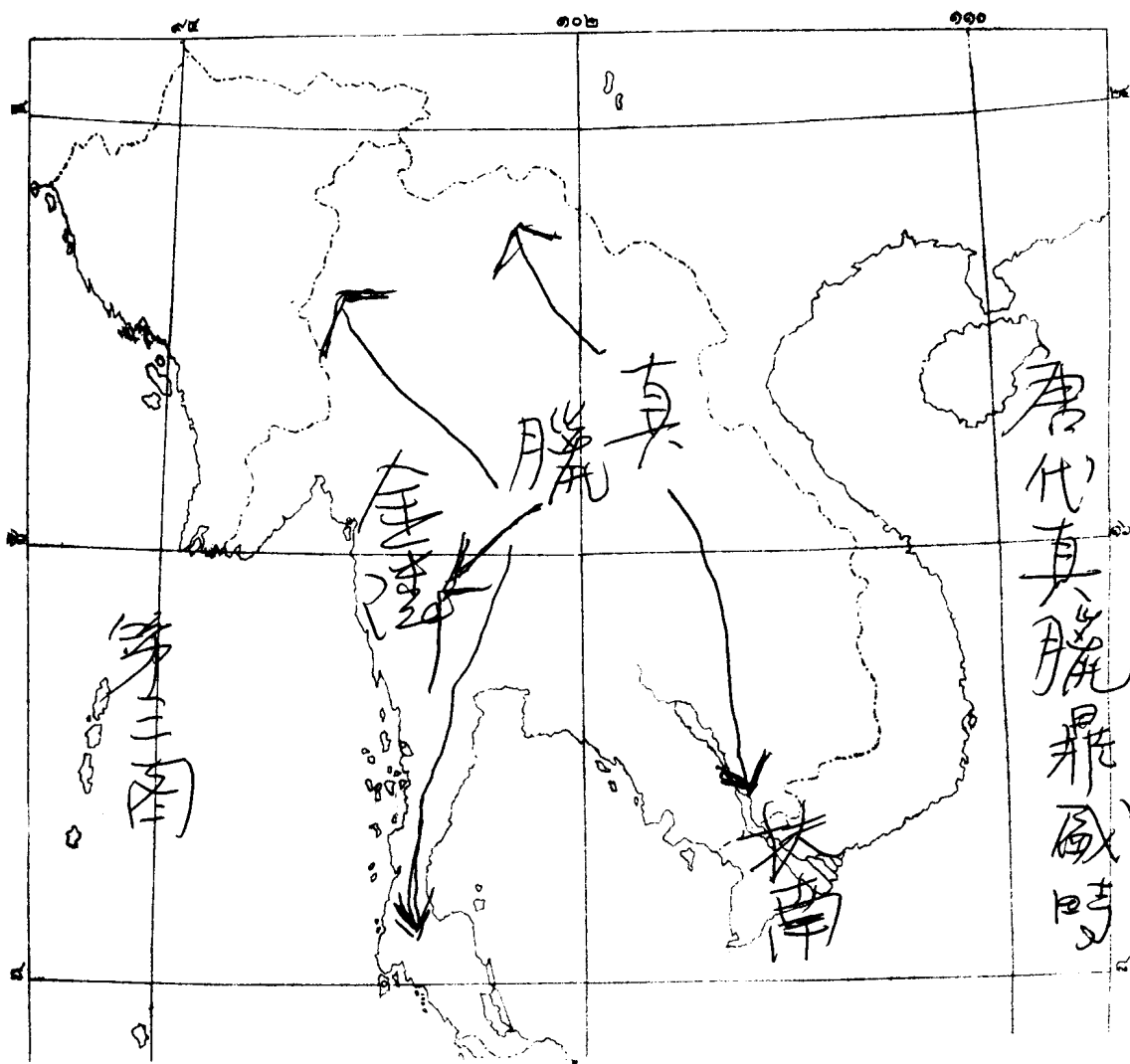
進德校友會贊助出版費謹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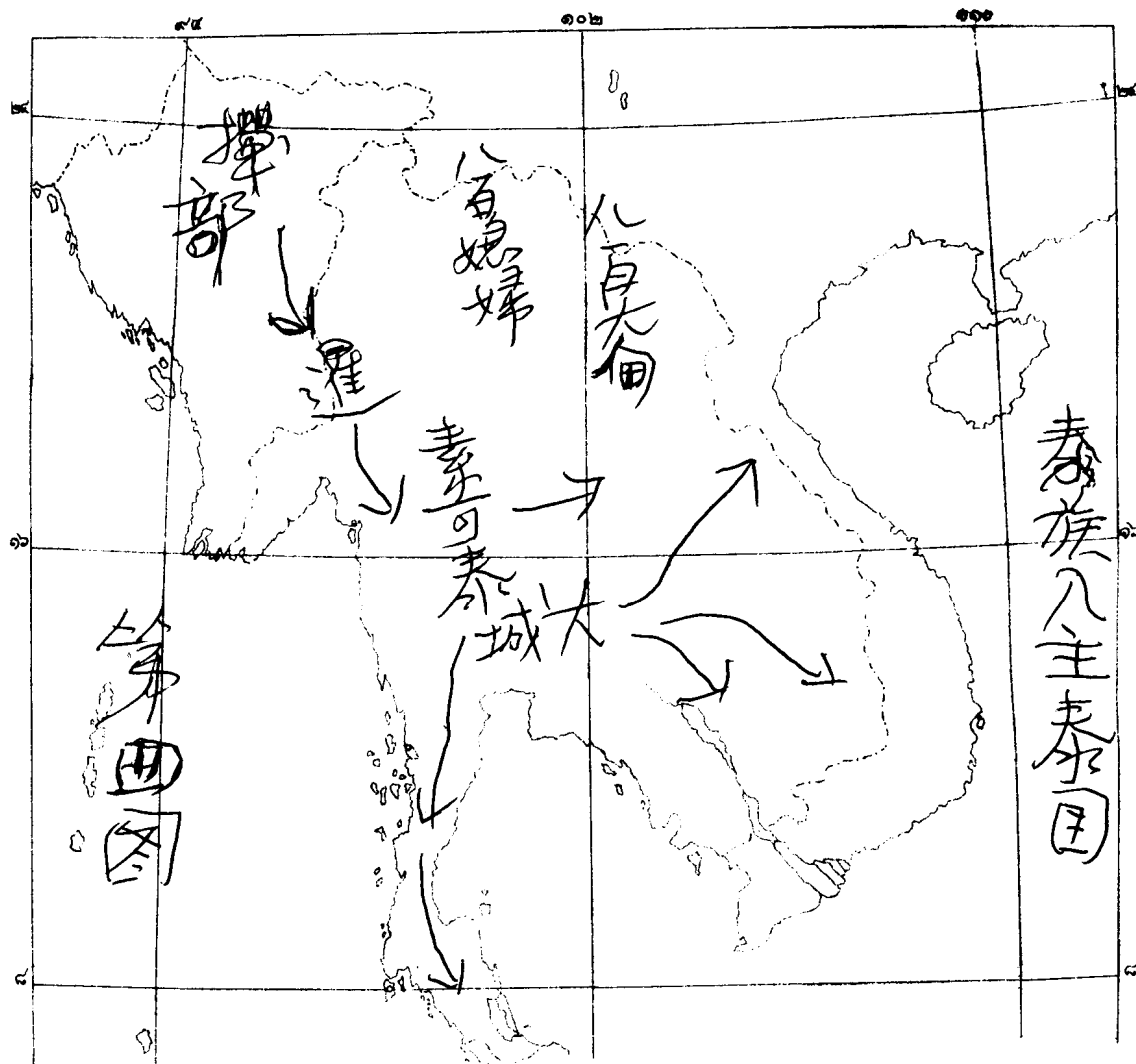
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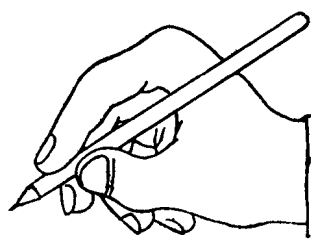
棠花謹啓











上古史之部

泰國這五十萬多平方公里的版圖里，古代當然邊疆並不如今世的情形。但在人間有史以來，除了石器時代遺留下的原民——矮黑種以外，泰國版圖里的主人翁，最先是昭披耶河以西的金隣國（黃金地國）是蒙族人的國家，其都城在唐代已知道是杜和羅砮底，在今佛統，昭披耶河之東，是真臘國，都城在泰東北與寮國間湄公河上畔，在瀾滄江口另一決決大國，為扶南國，約在公元六世紀之前扶南最盛，出師滅了真臘！也併了金隣，擴領域近雲南，緬甸及馬來半島。整個泰國，除最先由真臘與金隣分治，泰族還在雲南以南及泰北老家，未即南遷，扶南統治了整個泰國，迨六世紀中葉，真臘復興，反併扶南，扶南原有南折及柬埔寨領域，反為真臘所有，整個泰國，也為真臘所統治。

泰族領有泰國，最先起於統治泰北八百媳婦與八百大甸，所謂大小八百，這是千多年的事，到了七百年前，真臘族遭到崩毀命運，泰族創素可泰皇朝而國運日隆，遂逐漸地佔有整個泰國了。

這里，讓我寫一部完整整的泰國古今史，在下面：

（一）扶南國時代

根據馮承鈞所著中國南洋交通史裡所述：扶南一名：首見三國志呂岱傳，晉書始有傳，繼着晉書之後，紀有扶南傳的尚有南齊書，梁書，新唐書，晉書九十七卷扶南傳所述，以簡易的白話文體，譯其意義如下：

扶南國在林邑國（後稱占婆國）的西方距離三千多里，在海的大灣，（當指安南海與暹羅灣一帶的海面），其境廣闊三千里，（考當日的大灣，國境約等於今越南南部西貢一帶，湄公河口地，北上至柬埔寨國境）建有

城邑宮室，人民都是很醜且黑，團結頭髮而裸，不着鞋而跣足行走，但是性情很率直，沒有盜賊的行爲，人民多是業農而耕種，一年下種，可供三年收穫（關於這一年下種，可供三年收穫的情形，是第一年收穫時，穗枝上的穀粒，不少掉落田中，到了相當時日，這些掉落田中的穀粒，依然滿田茁出秧苗，至結穗熟了再收穫，第三年的情形，也是同樣地免再下種，但掉落田中的穀粒，茁出的秧苗，較為稀少，故第四年須再耕種，再下穀種，這情形筆者在泰國一些田畝見過，田主決定要把田地闢為建築房屋地，任它荒廢，第一年不下種，稻季到了，依然茁出全面的秧苗，而至結穗成熟了，任他人收穫，第二年仍如此。這足證明古人的紀述，是有根據的）。又如雕刻文縷的藝術，食器多是以銀製造，向中國的貢賦多為金銀珠寶香料的物品，國中也是有書記府庫，文字很像胡族（古代西域的匈奴等族）的文字，喪事葬禮婚姻儀節，略同林邑的情形，最先扶南的王是女人，名葉柳（當為梵文名，泰文記載譯辭，義為仙女）當時有外國人（指印度）混潰（一作混填），先奉事神教（當指婆羅門教）。夢神祇賜予弓箭，又教導他載船向海面航行，混潰做了夢之後，便去廟裡，果然得了弓箭，他即隨着商人乘船船飄海上到扶南外邑，葉柳以有人來侵境，即偕率很多人出而迎敵，混潰舉起弓箭作發射狀葉柳害怕了，表示降服混潰將她納做妻室，據有扶南代葉柳為王了，後來子孫衰落，而至絕代，其原先的大將范尋及其子孫，世世繼而為扶南王，在晉武帝在位泰始年號間（公元二六五—二七四年）的初期，扶南遣使節入中國向晉廷進貢，又太原年號間（公元二八〇—二八九年）間，又再入貢中國，漢穆帝升平初年（公元三五七—三六一年）復有扶南王竺旃檀登位後遣使節進貢馴象。穆帝以異域的奇異獸類，恐怕它傷害人，下諭由其國使節把象携回去。

上述足示扶南建立國家的經過，繼晉書之後，南齊書和梁書的記載，更為明詳，南齊書所載，為依原文譯義如下：

扶南國在日南（今越南順化）的南方，大海（指安南海）西灣中，廣袤三千多里，有大江水（指湄公河）西流入海（梁書作西北流入海）其先有女人為王，名柳葉（晉書作葉柳），又有徵國人（印度人）混填，做了一夢，夢裡神祇給他二張弓，還教導他乘船航海，他夢醒清晨起來，依神在夢中的指示，往神廟裡，在一樹下得了弓，然後乘了航海船到扶南去，柳葉見有外人乘船來，當作是敵人，便領率民衆抵禦敵人，混填先發制人，舉起弓遙射一箭，那枝箭貫穿了一個船板，然後射中了柳葉的士兵，柳葉看到如此可怕，便降服了，混填登了陸，把柳葉納為妻，却以柳葉裸着身子，一絲不掛，令人厭惡，即以布匹裁衣裳令柳葉穿着，自後由混填代柳葉為扶南的統治者，終至混填與柳葉夫婦生育了子嗣，孫輩等相傳為扶南王，傳到其子孫名繁況的，死了之後，無子女可繼位了，算是絕嗣了，扶南國的民衆即擁護大將范師曼為王，後來范師曼病倒在床，其姊姊的兒子，即范師曼的侄兒名旃的，篡奪了王位，又把叔父的長子金生殺死，過了十多年，范師曼的幼子名長的長大了，報了旃殺兄長之仇，揮刀刺旃的腹部，大聲說你殺了我哥哥，奪了我爸爸的王位，我今為爸爸和哥哥報仇，長已殺了旃之後，旃的大將范尋不服，又乘機殺了長，扶南民衆只得擁護范尋為扶南王，以上所述是後漢孫吳至晉朝的事，由晉到宋朝，扶南時常向中國進貢，宋末時候，扶南王姓橋陳如名闍耶跋摩的遣商人携貨到臨廣州，適有天竺（印度）道人（僧人）那伽仙，附乘扶南商人的船要返印度，在海航行的時候，遭遇了風濤，把船飄到林邑（占婆）遭劫賊掠財物精光，隻身輾轉到了扶南，那伽仙對扶南人說及中國有賢明的皇帝治國，永明二年（公元四八四年）扶南王闍耶跋摩即傳印度道人那伽仙帶表文（國書）再往中國呈遞（表文內容略）

扶南的人民，很有智慧，且精技巧，時常出兵攻隣邦，擄其人民為奴婢，商人的交易貨品，有金銀綵帛等物，高貴的男子，裁縫錦布為橫幅（下裳），女為貫頭（似為沙籠），貧窮的人以布蔽身而已貴重物有金飾和錫製食器，屋宇是木造的國王住的是樓閣，城是木柵築成的，海邊生產大若葉，（泰語稱節草），把若葉編結以蓋屋頂，人民也是闍居（當指高脚屋）造的船長八九丈闊六七尺船頭和船尾都像魚，國王行多乘象，婦女也能夠乘象，一般娛樂有鬥雞和鬥猪，國中不設牢獄，凡有訴訟案發生，把大如雞蛋的指環，放在沸水裡取金指環或把鐵鍊燒到紅熱了，套在他手上

，捧行七步，藉以判明，有罪的手會焦爛，無罪的不會傷手，或令投身於深水，沒罪的人不會沉，有罪的會沉溺水中，扶南的產物，有甘蔗，安石榴，橘，檳榔，鳥獸多和中國相似，扶南人性情良好，不習於於戰鬥，故常為林邑國所攻襲，因受林邑阻隔，不獲與中國的交州相往還，所以很少使節通好。

梁書卷五十四扶南傳的內容較為詳明一點，茲譯如下：

扶南國在日南（越南順化地）的南方，海西大灣中，（指安南海）距離日南約七千里，在林邑（占婆）的西南三千多里，城（都城）距離海岸五百里，（伯希旺考為在朱篤與南旺之間），有大江（湄公河）闊十里，由西北流來，向東注入海中，其國土廣三千多里，土地多是低窪或平原，氣候及風俗，大概是像林邑差不多，產物有金，銀，銅，錫，沉香，象牙，羽翠，及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多里有頓遜國，（指今泰國邊近印度洋地區）這頓遜國土，在海崎間地，國土千里，都城距離海里，有侯王五位，均臣位屬於扶南，頓遜之東界於中國的交州（今廣東廣西與越南等地區），其西方接天竺安息和其他的國家，（天竺是印度，安息即今波斯，這裡說相接，不是指國土接壤，是接近的意思）頓遜和那些國家往還交易貨物，都從陸地其所以如是，却因頓遜位於海邊，那裡的名漲海（印度洋的一部份），那是很遼闊，像沒有涯岸的，船是很難經過其間的，頓遜為東方與西方人交易的商港，每天有萬餘人集聚交會其間，一切珍奇的貨物或珠寶的東西，應有盡有，又生酒樹（指丹樹或稱多羅樹），像安石榴，採其花汁，停放甕裡，數天變為酒（指南丹酒），頓遜以外，大海洲中，再有毘鄰國（印度沿岸一國家）距離扶南八千里，據傳說這國家的國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不知他多少年歲了，這國王像神聖般，國裡的人，那個善人惡人，並將來會發生何事，都能夠測知，所以沒人敢欺詐他，南方的人稱他為長頸王，這國家的風俗，人民也住屋子，穿衣服，吃的是糯米飯，語言和扶南有點不同，國裡有產金礦的山，金礦呈現石上，真多得很，其國有死刑，將犯人處死了，即在國王面前吃那死犯的肉，國裡不歡迎商賈，有外人來到，便殺却而吃其肉，所以外國商賈均不敢到臨其地，國王居於樓閣中，不吃葷，不事奉神鬼，王雖不死，但其子孫却生死和常人一般，扶南王常遣使節遞交書信，互相通訊，那長頸王也贈給扶南王純金製的食器，供五十人用的數量，形像圓盆，又像尾區，叫做多羅（料為砵類，容量可納五升，又有像碗那麼大的容量，可納一升。國王也能寫天竺文字，寫了三千句，述他自己的身世命運，和佛經所述相

似，又能够論列善的事物，另一傳說扶南東方是大漲海，海中有火洲（當指火山），洲上有諸薄國（蘇門答臘）東方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到自然洲，其上有樹生在火里，洲的左近有人剝取其皮，紡織作布，可得數尺，製爲手巾，焦麻一般的，色澤微青帶黑，若此種布爲汚垢所染，便投在火裡，即恢復清潔，或以作燈炷，使用不盡，（這或指石棉），扶南國人，俗向本來是裸身，留髮長長的，披在身上，過去不會裁製衣裳，曾有女人爲國王，名柳葉，少年時很是健壯，像男子一般的，扶南的南方是微國印度，（有事神鬼者，指奉婆羅道教）名混填，他做了夢，夢中有神給他弓箭，即附乘商人的船舶，到了扶南的外島——柳葉偕了很多，看見船舶載了敵人來了，欲擄捉他們，混填即張開弓以射柳葉的船，箭枝穿過柳葉的船板，射傷了一個侍從，柳葉害怕起來，率了侍從，向混填投降，混填教導柳葉穿幔了，不再裸着身子，代柳葉爲扶南國的國王，納柳葉爲妻后，生了兒子（七名）分管治七個城邑，其後一王名混盤兒的，以詭詐間離各邑王者，使互相猜忌，然後出兵攻佔各邑而盡併吞各邑，派他自己的子孫爲各邑的統治者，各邑的王者叫做小王，混盤兒享壽九十多歲才死去，國中擁護他中間兒子名盤盤的爲大王，國事却盡委託大將范盤，盤繼爲王三年死去，國人擁范盤爲扶南王，王范盤是個勇健而才略的人，出兵攻略其隣國盡予威服爲屬國，自號爲扶南大王（這時范盤已征服了立國於泰東北的真臘），繼而造了大船舶很多，窮瀕海，攻襲屈都昆，九稚（泰南馬來半島地）典孫（頓遜）等十多個國家，開闢了地方五六千里，次遣派太子金生出征，范盤的姊姊生的兒子名旃，那時也任爲大將，統率兵員二千名，乘叔父范盤病重，篡了他的王位，又派兇手往詐騙金生，乘機把他殺害了，范盤死的時候，一個小嬰兒名長的，由民間的人撫養，經過了二十年，長已長大了，爲報旃殺兄長的仇恨，交結了國中的壯士，把旃殺死了，但長的大將范尋不服，殺了長自立爲王，而治其國。

國法沒有牢獄，犯了罪的人，先齋戒三天，乃燒斧頭赤熱了，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環錫卵投入沸水里，令訟者伸手入沸水採取，謂若虛僞的人，手才會焦爛，有理的人，不會受傷，又在城溝里養了鱸魚，門外圍困着猛獸，犯了罪的人，以銀猛獸或鱸魚，它不噬食的人，認爲無罪，三日後把他省釋。

漢末東吳（公元二二—二八〇）遣中郎康泰宣慰，從事朱應赴其國作使節，看見其國人都裸體不穿衣服，女人却穿了紗籠，康泰與朱應說：

，其國內的情形相當好，但却以人民赤身露體爲可怪了，其王范尋聽了這說話，才下令國中男子穿下裳，如今所謂千幔，也即紗籠，高貴的人以錦布裁爲千幔，平民多用普通布料裁製，到了晉武帝太康時候，（公元二八〇—二八九）扶南王遣使節入中國晉廷貢獻禮物，穆帝昇平元年（公元三五七），其王竺旃檀遷奉國書獻馴象，穆帝下詔却受貢象，其後扶南王僑陳如，原是印度婆羅門教士，據說僑陳如曾得天神告訴他，應該做扶南王。

所以他即由印度啓程到盤盤國（馬來半島一小國）扶南國人民，知道他來了，全國的人都表歡迎，便迎了他擁護做扶南王，僑陳如做了王，着手改變政治制度，採行了印度法制僑陳如死了，其後的王者特梨蘭跋摩，在宋文帝時（公元四二四—四五二）奉遜國書貢方物，齊永明間（公元四八三—四九三）扶南王闍跋摩，也遣使節入中國貢獻禮物，天監二年（公元五〇三年）闍跋摩再遣使節入中國貢珊瑚及方物。

其國民盡都醜黑結髮，所居地方不鑿井取水，數十家人共一水池汲用：其俗（宗教）奉事天神（婆羅門教），天神以銅塑爲像，二面的四個手，四面四個手（即大梵天神）天監十年（公元五一—）十三年（公元五一—四）闍跋摩遣使入中國進貢，本年闍跋摩死去，庶子留陀跋摩殺其嫡弟，（正后所生弟弟）自立，天監十六年（公元五一—六）留陀跋摩遣使中國貢旃檀塑像，婆羅葉，又獻香料火齊珠璆香，蘇合，普通元年（公元五二〇）大通二年（公元五三〇）再遣使貢禮物，五年（公元五三三）遣使貢活生的犀牛。

梁書同卷天竺傳中，示我們以扶南國通印度的海道，爲從扶南發投拘利（泰南今攀牙府古巴海邊地），循海大灣，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印度）江口當指恆河河口）逆水行七千里至其國。新唐書簡短的記載，誌扶南都城特枚城爲真臘所佔，乃南徙於那弗那城）據吉蔑碑文所載，真臘併扶南在公元五五〇年前間，婆羅跋摩，在位時，指揮戰役的似爲王弟質多斯那。

復次，扶南的立國，其初期的領域，在今南越湄公河口至柬埔寨一帶，其民族似爲吉蔑族，漢代，扶南國鼎盛時，併有立國於泰東北及寮南的真臘國，疆土北至接於泰族的十二州國（十二版納）。西至頓遜及緬南邊，幾乎泰國整個今的疆土，受其統治，唐代真臘（六世紀間）再強盛，反併扶南，這決決大帝國的歷史，即告終止。扶南的史跡，見於中國史籍，爲東南亞區域珍貴史料的遺存者，漢代朱應康泰雖撰有扶南異物志等書，均告佚其文散見水經注與通考等書，多爲片斷的記述而已。

(一) 真臘國時代

真臘是立國於泰東北與寮南的一個古國，其立國年代，也是在漢代，其最先的都城，在今泰北那空帕儂與寮南他曲之間，都城名真臘（*Varan*）異於稱昌棟名為（*Chant*）中國史以其都名稱其國後來西人把中國史所載，譯真臘為 *CHANLA* 泰國史家，依樣也譯為泰文原音為 *Chanla*，過去很少人攷此真臘古名，筆者依泰文而將真臘還元，以泰文讀為琴叻！惟依吉蔑古文，相信讀音可接近真臘，真臘立國不久，在漢末為扶南所併，唐代公元六世紀間真臘再度強盛反併扶南，繼又併泰西的金隣國，其疆土佔有今的泰國全部北至昌棟，西北連於緬，西際海峽等處，南至馬來半島，東埔寨等地，盡入版圖，為泰疆一泱泱大國，元代國勢式微，泰族崛起泰西北索可泰都，逐漸囊括真臘領土，終至其屬國羅斛（今華富里）不保，遂一敗塗地，最後只有東埔寨地。中國近代史家多誤真臘立國於東埔寨，未盡明瞭真臘古史也，惟真臘古史亦幸由中國古籍所載，使世界史家，明瞭漢唐以來這個古國，茲為依中國古籍所載，以白話譯其義如下。

中國典籍，最先提及真臘的，是隋書，隋書卷八十二真臘傳文如下：

真臘國在林邑（占婆）的西南方，本是扶南的屬國，距離日南（今越南化一帶地），行船要六十六天才可達到，南接車渠（馬來半島地）西有朱江國（緬甸境），其王姓利利氏，名質多斯那，自他的祖父時國勢已漸漸地強盛了，到了質多斯那治國後，才出兵襲扶南而兼併了扶南，質多斯那死了後，他的兒子伊奢那先繼位，居在都城伊奢那城，那城廓里住有二萬餘人家，都城裡面，有一個大堂，是王出朝聽納政見的地方，在國內所統轄的大城市有三十處，都有數千家人，各城市委有部帥統轄，官名林邑相同，王是三天始出朝一次，坐在一五香七寶床上，上面掛着寶帳，這寶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金柱為壁，形狀像個小屋，懸着金發出光燄狀，像赤土國所有的情形，王座的前頭，放着金香爐，兩個侍立在側傍，王着「朝霞古色」衣服，脯絡腰腹，垂於腳脛間，頭上戴金寶花冠，被掛着真珠瓔珞，足穿皮革，耳上懸着金環，常服穿白疊，做有象牙轎，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等衆的服裝，大致相同，——王的巨輔有五位第一個叫做「落支」，第二個叫做「高相憑」，第三個叫做「婆阿多陵」，第五個叫做「髻多嫩」。至若臣下覲見王的禮節多是先在階下三稽首，王喚他上了階，便跪下去，各以兩手抱膊，環繞着王座而坐，與王議了政事之後各首僚才跪伏地退去王宮的階，門庭閣里侍衛有千餘人，身穿甲，手持刀仗

，這真臘國與參半，朱江兩國有了睦誼常與林邑陀恒兩國發生戰爭，其國人普通行止當中，都盡是穿甲持刀仗的，過着征伐的時候，立即可使用的其國中的俗例，不是王的正后所生子嗣不得為承繼王統者，新王初登位的時候，所有的兄弟，都要受到刑殘的待遇，或斬去一個手指，或削些鼻端另行供給俸金不得委以官職其國中的人個子很小而皮膚很黑，婦人却有白皙的，盡都把頭髮結束像拳頭，以耳飾垂於耳下，人民性情行動很靈敏有勁緻，大抵居住及用器，和赤土相類似，一般人以右手為清淨左手為污穢，每晨都洗澡，把一種樹枝以刷牙，每於讀誦經咒的書，必浴沐後才吃飯，吃了飯再刷牙，然後再誦經，飲食物多是蘇酪，沙糖，杭粟，米餅，進食的時候，先取了雞肉羹和餅相合着，以手拾而吃，娶妻的人，只送衣一襲為聘禮，擇了好日子，遣媒人迎新娘入室，男方女方兩家，都八天不離家，日夜都燃點燈火，不使熄滅，舉行婚禮之後，與父母分產另建屋居住，父母死了，兒子未婚的給以遺產，兒女都已婚，則遺產歸官方。凡有喪事，兒女七天不吃，削了頭髮而痛哭，然多延僧尼或道士並親屬友人，前來聚會舉行喪事，然後以音樂送葬，以五香木焚化屍體，只收骨灰盛以金銀瓶，貧苦的為瓦瓶畫以彩色為盛骨灰具，投骨灰瓶於大河里去，也有不火葬，把屍送山野任野獸吃食的，真臘國的北方，多是山阜（當指今泰北及寮南地區）南有水澤（指東埔寨），地氣（氣候）炎熱，沒有霜雪，多瘴癘毒蛇，土地很適宜於耕種，稌稻，但少黍粟，所產果物蔬菜，與日南九真（越南）相類似，所異的有婆娑樹，沒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華羅樹，花葉似棗，果實像李子，毗野花樹似木瓜，葉似杏，果實像楮子，婆母羅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禽實似楮而厚大，葉似李大如米升，其他多像九真所有的，海中有一種魚，四個腳，沒鱗，有鼻如象，吹水上噴，高達五六尺，有浮湖魚，其形像牛，嘴像鸚鵡，有八尺多大，這魚半身出水，望去像山一般（上述均指鯨魚），每五六月中，毒氣（瘟疫）流行，即牢白猪白牛白羊在城的西門外祭祀，據說不如此，便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也發生疾疫，接近京都的地方，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廟，常時以兵員二千名守衛着，城東有廟祀神婆多利（大梵天），祭時用人肉，乃即殺人，在夜間祭禱，也有守衛千人守其廟，敬神鬼情形如此也多奉佛教，更信道士（婆羅門）。佛及道士都立像於館中，大業十二年（公元六一六）遣使節進貢中國。帝以厚禮相待，但後來絕貢了。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真臘傳所載，譯義如下：

真臘國在林邑西北（指其立國之初，在泰東北與寮南地）。本是扶南的屬國崑崙之類（所謂崑崙係指原民矮黑種，這吉蔑族誤為原民矮黑種）

·在京師南方二萬七百里，北至愛州六十日的行程，其王姓利利氏有大城市卅餘所，王都名伊奢那城 *Isana*，風俗和服裝，和色相同，地方很多瘴癘的毒氣，海中有很大的魚，有時半身浮出海面，望之很像山（這指安南海出現的鯨魚），每年五六月間，毒氣（瘟疫）流行，即以牛豬祭祀，不然的話，五穀也種不來，其向東俗方開門戶，以東方為最好，國裡有戰象五千頭，好的餵與飯及肉類，與隣國交戰，則象隊打前鋒，在象背以木搭作樓座，上坐四個人，都持着弓箭，國中奉佛教及天神（婆羅門教，以天神為主，佛教為次，武德元年（公元六二三），遣使節入中國貢方物，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再與林邑國俱遣使來中國朝獻，太宗嘉許使節的在陸路海道的疲勞，賜資甚厚。南方人稱真臘國為吉蔑國，自神龍（公元七〇五—七〇六）之後，真臘分為二——在南方近海多湖澤處稱水真臘（水真臘據扶舊境），其北多山阜稱陸真臘，亦稱文單國，高宗（公元六五〇—六八三）則天（公元六九〇—七〇四）玄宗（公元七三一—七五五）的朝代，都會遣使節朝貢，水真臘國其境東西南北幅員共計約八百里，東邊至奔陀浪州（越境），四至墮羅鉢底國（今泰國佛統北碧一帶），南至小海（安南海），北接陸真臘（今泰東北及寮南）其王所居的都城號稱婆羅提拔，國境東界有小城的地方都稱為國（指屬國），其國（屬國）甚多，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遣李摩那入中國朝見）。

新唐書卷二二下真臘傳記載，為譯如下：

真臘一名吉蔑本是扶南的屬國，距離中國京都二萬七千里，東距車渠，西屬驪（緬甸），南瀕海，北與道明相連接，東北抵於羅州，其王利利伊舍那，貞觀（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初并扶南，佔有國土，門戶都向東，坐上東，有人客來以檳榔，龍香，蛤灰以接待，不飲酒，列為淫行同下賤，要與妻飲酒，在房中飲以避尊親的視綫，有戰象五千頭，好的餵以肉類，世世與參半驪相通好，與環王（林邑）乾陀濱好幾次攻戰，自武德（公元六一八—六二六）至聖曆（公元六九八—六九九）第次遣使入中國朝見，神龍（元七〇五—七〇六）後分為兩國，北多山阜為陸真臘，南際海，多湖澤的為水真臘，水真臘國土八百里，王居的都城名婆羅拔城，陸真臘又稱文單或婆羅，國土七百里——王號宣屈，開元公元七二一—一七四一）天寶（公元七四二—七五五）時，王子率其屬員二十六人來朝拜果毅都尉，大曆（公元七六六—七九九）中，副王婆務及妻來朝，獻馴象十一頭，婆羅試殿中盤，賜名賓漢，是時德宗（公元七八〇—八〇四）初即位，宮苑裡的珍禽奇獸，盡予縱放，各國所獻養於苑中馴象共三十二

頭，盡縱放於荆山，山上，及元和（公元八〇六—八二〇）水真臘也遣使節入貢，文單西北國號為參半武德八年（公元六二五）遣使者入朝，還有道明國也是其屬國，人民不著衣服，看見穿衣服的都訕笑他們，國里沒有鐵和鹽，把竹弩箭鳥獸以銷費。

至宋代的趙汝适，所著諸蕃志卷上，真臘條，所載如下：

真臘連接在占城的南方，東部至海邊，西至蒲甘（緬甸），南至加羅希（萬倫一帶），由泉州開船行，順風月餘可到，其國境大約闊七千餘里，國都號祿元氣候沒有寒，其王裝束，大概和占城相同，王出入於宮廷的隨從人員却比較多，間也乘車，以兩頭馬或用牛拖行，其地方的縣鎮市場，也和占城一般，官民的屋宇，都編竹條覆茅草（節草）蓋頂的，但王宮則是石結構的，闢有青石蓮花池沼的勝緻景象建金橋跨過池沼長約三十餘丈，王的殿宇建築，甚為雄壯。非常奢麗，王座在五香七寶的床，施有寶帳，以紋木為竿，象牙為壁，群臣入朝的時候，先到階下三稽首，升階則跪着以兩手抱膊，繞着王座而環聚坐着，議論政事之後，跪伏屈行而退，西南隅，銅台上則有銅塔廿四個，鑲以各式的銅象，每個重四千斤，戰象幾達廿萬頭，馬很多體形很小，國人奉事佛甚謹嚴，每天用番女三百餘名，以舞蹈以獻佛飯，叫被阿南，也即妓弟之謂，國里的風俗，淫姦不究問，犯盜則有斬首斷足燒火烙印胸膛的刑罰，國中僧道，咒法很靈，僧人穿黃色袈裟的，是有妻室的，穿紅袈裟居於寺院的，須恪守清規戒律，道士婆羅門以木葉為衣，有神名婆多利，祭祀甚謹，其俗以右手為淨，左手為污。

取肉夾與飯相合，用右手掬吃，其土地很是沃濕，田畝沒田畔之分，能力所及耕種其地，米穀價很便宜，每兩個烏鈴幣可買米二斗，土產有象牙暫速細香，粗熟香，黃蠟，翠毛，篤耨腦，篤耨腦，香油，姜皮，金顏香，蘇木，生絲，綿布等物，番商賣的貨，有金錫物，甕器，假錦，陳傘，皮鼓，酒糖，硫磺等，其屬國有登眉流（泰南那空是探瑪叻）波斯蘭，羅解（泰中華富里）三樂，真里富，麻羅問，綠萍，吞里富，蒲甘（緬甸）麻里，西棚，杜懷，番薄，本國與占城原很睦好，歲貢金兩，因淳熙四年（公元一一七七）五月五日，占城王以師攻襲其國都，且不允講和，殺了真臘王，遂結下大仇恨，誓必報復，慶元己未（公元一一九九）大舉兵攻城，俘獲占城王，殺至幾無唯類，再立真臘人為占城王，占城遂為真臘屬國了，唐武德中（公元六一八—六二六）會通中國，宣和二年（公元一一二〇）遣使者入貢中國，其境南接三佛齊屬同加羅希（時萬倫一帶為

室利佛遊屬地)，宋史卷四百八十九真臘所載如下：

真臘亦稱占臘，在占城的南方東際海，西接蒲甘，南接加羅希（中略）其邑屬有真里富，在西南隅，東南接波斯灣，西南與丹眉流為隣，所轄共有六十餘聚落（城市）。明史卷三二四真臘所載末段如下（明代的真臘，只存東埔寨，即今稱高棉地，在泰國真臘初立國地及其屬國，已盡為泰族所併，輾轉為泰國版圖了。）

真臘在占城的南方順風三晝夜可到達，隋唐及宋朝，都遣使入中國朝貢，宋慶元（公元一一〇九——一二〇〇）滅占城併有其地，因改國名占臘元時仍稱真臘，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三〇）遣使臣郭徵賢詔撫諭其國，四年（公元一三七一）其國巴山王忽爾那遣使進表貢方物為賀。（中略）其國自稱甘智，後就為甘破蔗，萬曆（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又改為東埔寨。

按考古遺碑文，真臘勝扶南為公元五五〇年前後，波安拔摩在位時，指揮戰役的似為王弟賓多斯那，後賓多斯那繼兄為王，又繼賓多斯那為王的是賓那拔摩。

真臘分為水陸兩真臘，在公元六七〇年前後，陸真臘據真臘舊境即泰東北寮南至東埔寨間，水真臘據扶南地，即今南越湄公河口至東埔寨。到了公元八〇二年水陸真臘再合併為一國。

金隣國時代

（三）金隣國（Chinthe）中國史籍，多略作記載，殆因此蒙族最先在泰國疆土所成立的古國，距離中國較扶南真臘為遙遠，故記載多不詳明，馮承鈞著中國南洋交通史所引各古籍所有片斷記載，為錄如下：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引異物誌說：金隣一名金陳（按隣與陳均義為地）。去扶南可二千餘里，地出銀，人民多好獵，大象生則騎乘，死則取其牙齒。

又引外國傳：從扶南西去二千餘里，到金陳。

水經注卷一，引竺芝扶南記，林陽國陸地距金隣國二千里，（林陽國考為緬南古代所立國）。

太平御立卷七八七引康泰扶南王土俗說：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數千沙門，異物志云：林陽在扶南西北七千餘里，又水經注卷三六引竺芝扶南記，晉功臣表所謂金隣清逵，象渚澄源，康熙字典號金隣交趾地，金隣當即金隣；惟淨義南海寄歸內法傳，亦有金隣一

名，此金隣實為金洲，指蘇門答臘。

蒙族和吉蔑族都是在泰國疆土內，除了原民矮黑種以外，算是最先的主人，吉蔑式微之後，今還保有東埔寨「又稱高棉」的疆土，還是東南亞的一個國家，蒙族的金隣已亡於真臘，後期的金隣，即鳳城國，又亡於緬甸，其民族今在緬甸僅保存一聯邦的州地，還算保持着蒙族的民族色彩，語言和文化，在泰國的蒙族，多已泰化了。僅保存蒙族後裔的名義而已。

蒙族另名拉曼族，最先一說是由中國西南西藏遷來，但另一說是從印度西部遷來的，似以後一說為正確，古代可說為印度民族一支，故此民族先稱克寧族，遷於薩爾溫河及衣麗瓦底河一帶地居住時入緬，稱之為達寧族蒙族，因在古老的時代，早已獲得印度文化的傳授，故此東南亞民族中較先有文字，及一切文明的文化，及由印度南部與錫蘭傳入佛教，後期的金隣，號鳳城國，建都於緬南白古，仰光亦為蒙人所建，稍東的沙頓，亦為其一大都市。

佛曆十六世紀末，緬蒲甘王阿尼律攻佔蒙族沙頓城蒙族一度為緬附庸，自後蒙族與緬甸，不斷地交戰，元初忽必烈陷蒲甘，蒙族乘機再獨立及當泰族素可泰朝的坤南甘杏大帝宮廷官蒙人嗎甲拖，乘坤南甘杏領軍攻麻六甲，偕坤南甘杏女公主逃往沙頓稍南的莫達瑪地方稱王，坤南甘杏後子承認及予扶助，此蒙族小王國，日見擴大終至併有白古（鳳城）與在阿瓦為都的緬甸對峙着，後蒙王拉差特助及其子孫各王。不斷與緬交戰，互有勝負，追緬英雄王者武鈴廊登位，又破鳳城，蒙又一度為緬屬國，佛曆二二八三年蒙王沙民拖再據鳳城及出兵攻緬人的驛城，東吁，盡敗緬兵，緬甸土地，幾盡為蒙族所得。

輾轉至蒙王披耶達臘在位，蒙族勢仍極盛，最後一緬甸獵人，領率五千左右，居東吁的西方一村落名莫初波，蒙王予招撫不至，殊星星之火，竟至燎原，此獵人出身的翁差耶，由拒抗來擊蒙兵，聲勢益大，終至反攻驛城，東吁，節節勝利，最後攻破鳳城，滅掉蒙人的鳳城國，稱阿郎隣耶王，蒙人的輝煌史跡，終告完結。

泰族的建國史

泰族發祥於中國的西南，雲南，四川等地，於唐宋間開始南遷，逐漸地沿着湄公河及怒江（薩爾溫江）向昭披耶河流域南進，由泰族在古代於中國的西南成立滇國，與漢發生密切關係，宋代在泰北成立八百大甸，又

其前成立擇國，瀾滄國（寮國）八百媳婦，均詳載中國典籍，歷歷可考。宋代泰族在今泰西北獲立足點，旋即奠立素可泰皇朝（明史作速可台），時為佛曆一千八百零年，傳六世終了，大城皇朝繼立，建都於大城，傳卅四世終了，繼為鄭皇遷都吞武里，又為曼谷皇朝建都於曼谷，傳至今皇普密達亞倫耶錄陛下為第九世，是以由素可泰立國以來歷七百多年歷四個皇朝，共五十位君主，將由下文贅述。

泰族未在昭披耶河流域稱雄以前今的泰國版圖，在漢代之間或其前昭披耶河的東面為真臘大國，後真臘一度為扶南所併，迨真臘復興，反併扶南，乃分水真臘與陸真臘，併扶南地即今柬埔寨至南越等地為水真臘，亦為元代中國史家直以真臘稱柬埔寨之始，陸真臘為仍有泰東泰北至泰東北等地，都以湄公河畔，昭披耶河的西岸，為泰族所建金隣大國，都於佛統，為須磨鬱多羅二長老傳入佛教地，古稱杜羅鉢底都（見大唐西域記）。

蒙族，真臘族，緬甸族等，在昭披耶河流域逐鹿，首由真臘西略，直達頓遜，佔有全泰國疆土，迨真臘族式微，潛伏於泰西北及泰北的泰族崛起，於宋末開始，展其威力，逐漸驅逐真臘族，向南拓展。

先是素可泰皇朝成立以前，泰族在今泰北邊外，早經成立八百媳婦與八百大甸（庸迦奴），此泰族所立小國，不斷遭受緬族或蒙族或真臘族侵犯，迨佛曆一七三一年，蒙族軍攻八百大甸及蘭那泰（亦即八百媳婦，今清邁）泰軍勢弱，難與抵抗，紛紛移遷於泰西北接近素可泰地區時素可泰猶為在華富里為中心的真臘族所轄（中國史開始稱華富里為羅斛國）即接近素可泰地，仍為真臘附庸，迨佛曆十八世紀，挽央地泰族酋長頗坤挽干道，與比隣的頗坤帕曼會師，攻佔素可泰，及宣佈不受真臘族羈絆泰族民衆，即擁頗坤挽干道為皇，立皇號為坤是因他拉特，奠立素可泰為泰族新都，是為泰族在今泰國版圖立國的伊始。

中泰關係：華僑於古代，冒其梯山航海之險，蒞茲泰土，幾可溯至漢代之間，由漢代之通西南夷，與在四川及雲南的泰族十二版納等發生關係之外，當時的泰土，昭披耶河之東岸地，為真臘國，其東南為扶南國，扶南鼎盛時，曾併真臘，領土達泰西，今緬甸的頓遜，北抵昌棟，幾佔有全泰國版圖疆土，後扶南式微，真臘國勢再興，反併扶南。漢代，於扶南或真臘國境，早有華僑足跡出現，後漢孫權所遣使者朱應康泰，蒞扶南通好，即其明証。泰西陸地，古為蒙族所建金隣大國，即左思——三都賦所稱之金隣，亦早有華僑足跡出現，今攀牙府的竹古巴，殆即古之箇羅，為中國古代通印度及阿刺伯海岸驛站，華僑所乘船舶，常停泊於斯。華僑足跡常蒞其地也。

宋代真臘又趨衰弱其時真臘族所建於泰中部的都會羅斛，為古代拉窩的譯名，宋會要首提此名，華僑於泰族未入主泰土之前早經在此羅斛國都，即今華富里地出現，宋代泰族集於八百大甸及泰北昌萊及清邁等地，漸向尚為真臘統治的泰西北素可泰城區滲透中，宋代華僑足跡，也早經蒞於素可泰地區，宋末，忽必烈所領率蒙古大軍，先攻陷濱之泰族地區，然後始返師滅宋，忽必烈滅宋之前數年，泰族始由真臘族掌握奪得素可泰地區，成立素可泰皇朝，即佛曆一八〇〇年（西曆一二五七年）稍前。

宋代泰土的眞臘族，即當日所稱的羅斛國，曾二次遣使入貢中國，即崇寧二年（佛曆一六四六年西曆一一〇三年）羅斛國初次入貢。

政和五年（佛曆一六五八年西曆一一一五年）福建路市舶司納到羅斛前來進貢。

宋會要載：「外有羅斛國，自來不曾入貢，市舶司自合依政和令，詢問其國遠近，大小強弱」。宋末眞臘已建都於柬埔寨，乃移稱古之扶南地為眞臘，對泰土眞臘的領土，較為疏遠，及此時期的羅斛，殆已脫離眞臘之直接統治，乃遣使向中國討好，使中國的地方官乃一時不明其遠近與大小強弱。

泰族興國於泰北

泰族南遷於泰北地域，似在唐代，根據英人汶納氏所著東南亞史一書所述：泰族於佛曆一六三九年（宋哲宗十年），即已在泰北建八百媳婦，繼又建八百大甸。本來八百大甸原為眞臘族所建小國，名庸迦奴，眞臘族式微後，其地為泰族所得，乃建昌盛城，即八百大甸，屬八百媳婦，八百媳婦泰名蘭那泰。文獻通考載其國，元代與中國頗有通好，及元廷亦曾派兵攻八百媳婦，後因和議成而罷兵。

泰史載佛曆二一〇七年，八百喪於緬，為緬所佔，通考則謂佛曆二一〇九年失於緬！

初期立國的八百媳婦，史跡須加考據。始能明瞭化，因宋朝與南疆隔絕，罕通音訊也，八百之後期，為孟萊系，建國於佛曆一八〇一年幾與素可泰朝的創立同一時期，傳二十世至第二十世娘披耶叻他威女王在位，遂為緬所併。

坤是因他拉特皇奠立素可泰皇朝，即為中國史書稱暹國的伊始，時眞臘族尚有華富里及其南地，中國史書稱羅斛國，直至大城皇朝始祖烏通皇

併素可泰後，乃稱暹羅國。

暹 (SIAM) 的原義為黃金或黑色，似在真臘族治素可泰時，早經有此名稱，殆為印度人稱素可泰的另一名詞，且為譯字所轉。

坤是因他拉特皇未登皇位前的身世史書已失傳，僅知系出八百大甸王族，故於佔有素可泰後即為泰族民衆的全力擁護，而登九五之尊，皇於佛曆一八〇〇登極。皇有后名拍娘當生三皇子，長在稚年夭折，次名坤挽曼，三名坤南甘杏皇登極之後，所有領土，尙極狹小，即除素可泰外，並有差良（今宋膠洛）等於今素可泰府兩個縣治地而已，其地位於昭披耶河支流渣河汪河戎河及難河貫流地，此初期成立的泰族小國，北連于今噠府稍南，西連於今網帕府，南抵北臘坡，昭披耶河下流，廣袤大地，尙在真臘族掌握中。

當此時，泰族的這一支，尙未發明文字，故有關當日的歷史，至為不詳，僅知在素可泰成立時期，泰北原八百大甸地區，有孟萊皇仍轄有其地，惟另於稍南下的地即今昌萊府闢新都，名猜巴干，又名昌萊，其距離不遠的碧瑤，另一泰族王名披耶嚴曼，其西即今噠府又一泰族王名坤三春，闢一城名曼觸。

坤是因他拉特登極後，坤三春即憤然出兵討伐，兵臨素可泰，坤是因他拉特出兵迎敵，與坤三春交鋒，却為所敗，正危急間，其第三皇子坤南甘杏，時年十九歲，隨軍出陣，比見皇父失勢，急策象揮刀來救，與坤三春作鬥象戰，坤三春大敗，此年將弱冠的皇子，威名遂大震，皇父另賜名為坤南甘杏，義為勇敢的戰士。

坤是因他拉特在位若干年，及駕崩於佛曆何年，已無信史可攷。中泰關係：坤是因他拉特創立素可泰皇朝後中國方面即以暹國稱此泰族新建的國家，惟皇在位約十餘年中，未正式與中國發生外交關係，因此時期，宋祚已終，元朝統治中國的初期，料為未暇兼顧之故。

素可泰皇朝第二位君主

坤挽曼

坤挽曼繼皇父登位，亦不明其登極年期，僅知於佛曆一八二〇年駕崩，其統治御宇的史迹，也完全失傳，大概在其位期間，一切情形，與其皇父在位時無何特殊變化狀況。

中泰關係：坤挽曼在位期間，仍未與元庭發生關係，惟皇駕崩後僅五

年，元庭即首派使節來泰通好。

素可泰皇朝第三位君主

坤南甘杏大帝

在位年期佛曆一八二〇——一八六〇年。

皇為一英氣勃勃的戰士，英明的政治家及文字學家，皇登極之後，一方面與同為泰族及會共事一師的孟萊及坤岩曼聯絡為友好，佛曆一八三九年命駕北巡，邀同孟萊與坤岩曼往清邁擇一地，闢一新都命名蘭那泰受坤挽曼管轄（另一方面向東面瀾滄區，西部蒙族區，南部真臘族區伸展，此時的真臘族已式微，其都會羅解城（華富里）雖未為皇所佔有，泰軍更逐漸南下，素可泰版圖，日見伸張。

皇統治御宇期間，勵精圖治，實行徵兵制，凡壯丁須入伍，皇自任統帥，其府長等兼任軍官，及皇連年征戰，國土日益擴大，乃分領土為三等，一為直隸疆，二為侯國疆，三為屬國疆。

直隸疆，以素可泰為首都，以詩塞差那萊（今宋膠洛）為陪都東有童央及挽戎（戎河岸地，今尙有陳迹）頌扣（彭世洛）沙鑾（披集）南有拍挽（北臘坡）坤第（甘烹碧府萬倫縣）西有噠府，北抵於南邦。

侯國疆：南有曼碧（訛武里）素攀，叻丕，頌遜，北有網帕，碧差汶及是調（碧差汶境）

屬國疆，須入貢，及於素可泰與他國發生戰爭時，有派兵參戰的義務者，南有那空詩探嗎叻，麻六甲及柔佛也會一度為附庸。

西有塔摩爾門，自古也曾為附庸，東北有難，曼（鑾柏拉邦之一部分），永珍，永堪，皇又與印度及錫蘭通好，印度文化，不斷輸入泰國，小乘教亦開始由錫蘭輸入。

皇對於內政，也極力整頓，及基於關心民瘼，下諭於宮門前懸掛一鈴，為人民鳴冤而設，又於素可泰都近郊設一陽台，皇每於月之中旬，命駕臨幸，召僧人及民衆觀駕，凡有冤屈的，也可在其時奏聞。

皇又極力促進國外貿易，與中國通商，僱華人領導泰人，掛帆出國貿易，藉獲稅金，以充實國庫。其時西人尙未來泰，在泰國的僑民，有華人，緬人，印人，巫人，蒙人，吉蔑族人，據坤南甘杏所遺石碣，述及在素可泰之南有巴訕市（噠叻），為交易場所。

皇對於由錫蘭輸入的小乘佛教，極力維護與發揚，並下諭召集高僧，首次結集三藏，著名的詩勝佛像，係錫蘭所得古佛，歷一千八百餘年歷史者

，也輸入泰國，今藏博物院，值每年元旦，迎出供奉於王家田草坪，供民衆膜拜。

皇於佛曆一八二六年，登極後之第六年，創泰文文字，後稍有改革，成爲今日的泰文，根據印度文字母及當日早先流行的蒙文，緬文及吉蔑文，而予變通改造者。皇又封駙馬嗎甲它爲拍昭華漏，統治白古及其南的蒙族地，爲一屬國，其先蒙人嗎甲它，爲宮庭養象童子，但甚聰明，爲皇所賞識，一次皇臨幸象廐，見地面有人遺一貝子，爲當時作小幣行使者，皇以指而示嗎甲它，嗎甲它拾得後，往市中欲購白菜子，菜子販以小幣不值購菜子，嗎甲它却謂只以小指點蘸菜子少許可也，菜子販許之，嗎甲它竟以手指先以口蘸濕，然後以點蘸菜子，得菜子不少，菜子販明知上當，但不計較，嗎甲它已得菜子，播於象廐側，日久茁長，菜竟生白簇簇，皇再臨幸象廐，見白菜生得甚盛茂，宣諭垂詢何人所植，嗎甲即奏說，陛下所恩賜一貝子以購種子以植者，皇見此童子如此聰明，便下諭陞爲宮庭內侍，終至任宮務大臣，當嗎甲它尙爲養象童子，年已弱冠，公主細牢，前至象廐，見嗎甲它相貌不凡，英俊超群，公主一見情深，不以其卑賤，即私作下嫁嗎甲它的意願，及後又於求佛示伴侶，即于夜間發夢見一青年，衣服襤褸，匆匆即去，不久又再來，則此青年已黃袍加身，夢中人貌如嗎甲它云。

及後已擢陞爲宮務大臣的嗎甲它，乘皇領兵征麻六甲，竟即偕公主潛逃，奔往摩爾門，自立爲王。治其地的蒙族人，時宮中另一長官名披耶昭羅，大概爲助嗎甲它玉成好事者，亦恐皇命駕回鑾後，受梟首刑罰，即偕下屬及宮庭男女一百七十名，隨嗎甲它而逃。迨皇命駕回鑾，嗎甲它即差人携貢物來謝罪，並奏請王號，皇赦其偕公主逃亡之罪，賜王號爲拍昭華漏。及賜華蓋，王帽，王刀，王扇，王鞋，爲一般王登基時象徵物。後嗎甲它擴其領土於白古，轉以白古爲王都，爲皇屬國之一。

皇後得欽天監婆羅門拍是嗎哈速的女公子爲妃，名諾帕萊，爲泰國史上首名的美人，皇於佛曆一八六〇年駕崩，今世諡爲泰國首名的大帝。

中泰關係，坤南甘杏皇在位四十年中，與元庭發生關係至密切，首由元庭於至元十九年（佛曆一八二五年西歷一二八八年）命何子志使還，越年何子志與隨從道經占城，爲占城王所殺，至元卅一年，詔諭暹國王敢木丁（即坤南甘杏）來朝，或有故則令其子弟及陪臣入貢。此紀載見元史紀事本末。近世爲泰一譯官所誤譯，訛爲坤南甘杏於佛曆一八三七及一八四三年兩度躬親赴中國，與元帝相見宸庭，此錯誤的譯文，今多已更改。

坤南甘杏在位期間，中國文物逐漸輸入泰，元庭曾遺製陶器匠來泰，在宋膠洛設密製造陶器，今此遺物，稱宋甲洛陶瓷，爲泰國著名古物，保藏於國家博物院甚夥。

坤南甘杏在位期間，與元庭所發生關係，根據中國史書所載，爲錄如

下：

至元十九年（佛曆一八二五年，西曆一二八二年）六月，命何子志爲管軍萬戶，暨千戶皇甫傑使還國。

二十年佛曆一八二七年，西曆一二八三年）何子志等爲占城王所殺。二十六年（佛曆一八三二年，西曆一二八九年）十月。羅斛二女人國遺使來貢方物。

此時期建都於華富里的羅斛，猶未被坤南甘杏所併，至其所屬二女人國，得爲當日南奔即哈立奔猜與南邦乃羅斛王遣公主管治者。

二十八年（佛曆一八三四年，西曆一二九一年）十月，羅斛國王遣使上金字表，貢黃金，象齒，丹頂鶴，五色鸚鵡，翠羽，犀角，篤縵，龍腦，等物。此之羅斛王，當指華富里（LAVO）的真臘附庸，此時期羅斛殆已受素可泰的威脅中，乃向元庭示好。二十九年（佛曆一八三五年，西曆一二九二年）暹國主上金冊詣京師。

此爲坤南甘杏在位的第十五次，爲泰族在泰土立國後，首次的遣使通中國的紀錄。

卅年（佛曆一八三六年，西曆一二九三年）詔遣使招還國。

此爲元使的報聘，以何子志來還途中被殺，則此次元使蒞泰爲首次紀錄。

卅一年（佛曆一八三七年，西曆一二九四年）是年世祖崩詔諭暹國王敢木丁來朝。或有故則以太子入貢。

詔諭敢木丁（坤南甘杏）來朝，惟結果坤南甘杏終未命駕往中國，僅於越年遣使入貢而已。

元貞元年（佛曆一八三八年，西曆一二九五年）暹國王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及表至，已先遣使，賜來使素金符佩之使急追詔使，是年暹國與麻里子兒爭，成宗諭令和睦。

此爲坤南甘杏的第二次遣使入中國，至謂暹與麻里子兒發生糾紛。當指坤南甘杏出兵征麻六甲。

二年（佛曆一八三九年，西曆一二九六年）賜羅斛來朝人衣。

大德元年（佛曆一八四〇年，西曆一二九七年）四月，賜暹國羅斛來朝人衣服有差。三年（佛曆一八四二年，西曆一二九九年）暹番，沒刺由（馬來亞）羅斛諸國各以方物來貢，賜暹番世子虎符。

此時真臘族所據的羅斛最後一次入貢元庭，厥後不久，羅斛（華富里至大城以南等地）即爲大城朝所併，所謂暹番世子，仍係指坤南甘杏。

同年暹國主上言，其父在位時，朝廷常賜鞍轡白馬及金縷衣，乞循舊例以賜，賜金縷衣不賜馬。

此紀錄殊可疑，泰史謂坤南甘杏在位四十年，若是則坤南甘杏尙在位期間，抑爲泰史記載有誤，豈坤南甘杏已駕崩，皇子披耶呂泰已登位耶？